

楔子 被牽引的靈體

看著自己半透明的身體，她有些傻了。

現在是什麼情況？她這是死了？

美眸微微眯起，看著下方的漫天的煙硝，那如墨一般的濃煙掩蓋了視線，她試圖找尋自己的身體，發現眼前全是被飛彈炸斷的殘肢，東一隻手臂西一條大腿的，她根本找不著。

看樣子竟是死無全屍。她露出一抹苦笑。

這原本是她執行的最後一個任務，組織答應只要完成她便能離開，去過她想過的日子，一開始任務也確實順利，誰知在她打算徹退時卻被對方發現，派出的人手攔不住她竟是直接炸來一顆飛彈，讓她連逃都沒法子。

她死也就罷了，她這雙手不知沾了多少人的鮮血，數不清也根本不敢去數，她這輩子殺戮太重，落到這樣的下場她並不覺得有什麼意外，就是有些對不起這些受她連累而死的人，畢竟他們都是無辜的受害者……

她一直以為自己的血是冷的，她的心也是鐵做的，如今她已成了一個死人，更是應該沒有半點感覺才是，然而在聽見那一聲聲痛苦的求救聲時，竟是讓她感到十分壓抑與難受，讓她一刻也不肯待在此處。

離開這宛如人間煉獄一般的地方，她飄了許久，卻不知道自己能去哪裡。

她是個孤兒，六歲那年不知為何失去了記憶後就被帶進組織受訓，學習各式各樣的知識與殺人的技巧，每天除了訓練就是訓練，除了組織她無處可去，但她一點也不想回去。

然而她卻被牽引著朝組織的方向飄去，幾乎繞了半個地球回到組織位於亞洲的總部，等她回過神已經站在總部門口。

此時是深夜，總部外頭的紅外線如同一張隱形的大網，只要稍稍觸碰到便會瞬間啟動機關將人掃射成蜂窩，不過此時的她毫不畏懼，就這麼大搖大擺的飄了進去。看著這宛若承載了她一輩子惡夢的地方，她無悲無喜，穿過層層的鐵牆來到最下層的密室。

這個密室她從不曾進來過，就算她的成績在組織裡算是名列前茅，身手更是數一數二的好，但她仍然只是個聽命行事、隨時可以被取代的工具，壓根兒就接觸不到組織高層才能觸碰到的祕密之地。

組織讓她去搶奪的東西是什麼她不曉得，不過她知道，他們奪回來的東西全都被送到了這間密室之中。

她再次受到牽引進入了密室，然而裡頭卻是與她想像的有些不一樣。

裡頭一共有十八個用防彈玻璃製成的櫃子，每一個櫃子都有著編號，她一眼望去有破損的玉簫、有年歲老舊的仕女畫、有凹凸不平的鐵盒子……這些東西不僅平凡，且完全看不出其價值。

他們就是為了這些破爛的玩意兒付出生命？得知自己的性命竟是如此廉價，她實在不知該哭還是該笑。

就在這時，她的身子再次前行，來到一個沒有編號的櫃子前面。

櫃子裡裝著一塊不知什麼材質的東西，灰撲撲沒有一點色彩，形狀看著有些像火焰，明明很不起眼，她卻有股想拿起它的渴望。

但她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，這幾日她不止一次試著觸碰物品，無一不是穿透而過，根本沒辦法將那些東西拿起來。

不過她還是抱持著嘗試的心態伸出手，果然半透明的手再一次穿過櫃子，就在她以為她照舊會穿透那像石頭一樣的東西時，奇妙的事發生了。

那石頭在她觸碰到它的剎那突地發出強烈的紅光，並迸發強裂的熱度從她的指尖竄至額頭，那劇烈的熾熱感讓她忍不住捂著頭，整個人縮成一團，與此同時密室的警報響起，連續的槍聲也隨之響起，她卻早已消失無蹤……

等到有人來時，櫃子裡已是空空蕩蕩，經過檢查除了牆上的彈孔外，沒有任何遭受破壞的痕跡。

來人忍不住低罵一聲，硬著頭皮拿起電話。「主子，萬藥閣不見了……」

第一章 二叔一家心眼多

熱……好熱……

她感覺自己渾身發燙，尤其是她的額心像是有塊烙鐵死死地嵌著，又燙又痛，讓她渾身戰慄。

她不敢說自己有多耐痛，但能扛過組織那非人的訓練，她的耐痛指數肯定比一般人要高上許多，然而此時這似是被烈火焚燒般的痛竟是連她都有些承受不住。

最重要的是她不是死了嗎？為何還會感覺到疼痛？

她想不明白，身上的灼燙感讓她感覺自己就像一顆火球，就在她快要受不了的時候，額心那最是灼熱的地方突然像是湧進了泉水一般沁涼無比，讓她緊擰的眉微微一鬆。

「弦兒……」

弦兒？這名字怎麼這麼的熟悉？好像曾經也有人這麼叫過她。

她迷迷糊糊的睜開眼，發現眼前站著一名慈眉善目的老人，老人正露出一抹微笑，和藹地望著她。

她驀地睜大了眼，感覺雙眸有些濕潤，想喊卻感覺到喉間也藏著一團火焰，一開口便灼燙不已。

老人似乎知道她的痛苦，眼中滿是慈愛與心疼，柔聲哄著。「乖孫女，忍一忍，只要忍過就會沒事了。」

一句乖孫女讓遺忘已久的記憶如閃電般劈進她的腦中，她確定了眼前老人的身分，也想起了自己是誰……

老人看著她受苦也不好受，但他沒辦法替她分擔痛楚，只能愛憐的撫了撫她的額，不捨的道：「弦兒，妳受的苦都結束了，往後妳就能作自己的主，雖說自由的代價有些大，但萬藥閣總算是尋回來了，妳記得殺一人救百人，只有如此才能洗去妳手中沾著的鮮血，有萬藥閣的幫助，爺爺相信妳很快便能功德返身……」

老人疼惜的語氣讓早已不知眼淚為何物的顧南弦雙眸發酸，他的觸摸讓她原本灼熱的身子又更清涼了一分，意識漸漸清晰。

她總算是看清眼前老人的五官，老人的面容與她記憶中一模一樣，那慈愛的笑容、寵溺的眼神，就是她記憶中的爺爺。

看著她漸漸清明的目光，老人眼中的不捨更甚。「可惜爺爺不能陪在妳身旁，往後就剩妳一個人，爺爺知道這要求過分了，但若是可以顧家就請妳多擔待一些，就當是爺爺拜託妳了。」

說完這些話，老人的身影漸漸變得模糊，隨著他愈來愈透明的身影，她感覺自己身上的灼痛感也跟著消失，腦中突地湧進大量記憶，讓她的淚水條地落下。

「爺、爺爺……」她終於能夠開口，然而老人早已不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陣又一陣喧鬧的吵雜聲。

「顧二！老娘的話沒聽見嗎？還不把這掃把星給我扔出去，這掃把星是誰碰了誰晦氣，剋死她爹娘不夠，現在連她祖父都剋死了！還有那家傳的《藥王典》也不知被這死丫頭給弄哪去了，你可知道那本《藥王典》價值多少錢？既然人都要死了還留在這做什麼，還不趕緊扔出去，否則下一個還不知會剋誰，死在哪裡都不能死在這，免得弄髒了屋子，這屋子可是要留著給大郎他們娶媳婦時用的，不能讓這掃把星給弄髒了！」

一旁的顧家大郎顧士弘聽了立馬跳腳。「娘！我才不要掃把星住過的屋子，我就要咱們現在住的屋子，這房子妳給二郎！」

顧家老二顧士成見大哥居然這麼無恥也不幹了。「大哥你說的是什麼話？咱們這藥王谷的地可是寸土寸金，娘說了給你就是給你，你怎麼能不要，這樣豈不是寒了娘的心？」

這屋子又偏又舊，就是送他他也不要，最重要的是顧南弦那丫頭就要死了，就算等會兒就要被扔出去，誰知道她死後還會不會惦記著這裡，他可不想要一間鬧鬼的屋子當新房。

顧家雖不富裕，在這藥王谷中也算得上是小康，田產不少，只不過這些都是顧南弦的祖父——他們的伯祖父顧謙所有。

藥王谷位於諸國之中，卻不屬於大陸上任何一個國家，可以說是與世隔絕之地，這裡的居民以種植草藥為生，以藥換糧。

藥王谷之人除了種植草藥外也習醫，藥植有數千數萬種，若是不識得不僅害人還可能害己，就是無毒之物也可能因為相剋的問題而成了毒物。

正因如此，這藥王谷的人口雖才百來人，卻是人人都懂藥甚至懂醫，但也只是懂，要成為一名「藥醫」可不是會辨藥就行。

藥王谷存在數百年，從一開始的遍地藥醫到如今逐漸凋零，這近百年來也就出了一名藥醫，那就是顧謙。

顧家有本能活死人、肉白骨的《藥王典》，顧謙年輕時便是因為這本典籍而聲名遠播，救治過不少大人物，甚至連瀕死的帝王都因他一手醫術而起死回生。

那位帝王的帝國位於北地，正值壯年的他追求長生不老，請了無數巫醫替他煉丹，因為服用過多丹藥中了丹毒，他為了活命令人四處抓醫者，當時的顧謙出門歷練正巧來至北地，被抓了去。

以顧謙的醫術，解丹毒對他而言不過是小事一樁，沒想到撿回一命的北地帝王不僅不感激，甚至以為顧謙連瀕死的人都能救回，肯定也有長生不老的仙丹，便想請他製作。

顧謙當即表示沒有那種東西，那北地帝王卻是不信，幾次相求皆不可得後竟想強搶《藥王典》！

《藥王典》可是顧家的根本，顧謙自然不會拱手相讓，為此差點沒了性命，最後狼狽的躲回了藥王谷。

北地帝王卻不死心，派人前去追殺，沒想到派去之人一個都沒能回來，最後他乾脆親自率兵前來，但他很快就遇到了難題。

這藥王谷除了擁有藥王谷血脈的居民外，其餘之人一個也進不去，只因要進入藥王谷之前定要經過毒谷。

毒谷顧名思義便是有著無數有毒動植物的山谷，圍繞在藥王谷的外圍將之緊緊護在其中，毒谷裡約有三萬多種的毒物，這些毒物有的能使人眩暈，有的能使人麻痺，當然也有能致人於死的烈性毒。

這還不算什麼，最可怕的是這些踏進毒谷之人往往連何時中了毒都不曉得，直到倒臥在地也不曉得自己是怎麼死的。

正因有著毒谷的保護，藥王谷中人才能夠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。

帝王聽說過毒谷的可怕，本以為該是個陰森恐怖，充斥著濃濃血腥味的地方，誰知真來到此處，眼前的景象竟出乎眾人意料。

毒谷美得恍若人間仙境，谷中飄散著一片淡紫色的霧氣，周圍的植被在霧氣的籠罩下也呈現出了一片朦朧的紫，五顏六色，形狀各異的花朵在谷中開得爭奇鬥豔，其中時不時有蛇蟲在其間穿梭而過，身上的花紋同樣豔麗至極。

北地帝王帶領的軍隊被這美麗的外表所惑，完全忘記愈是美麗的事物愈是毒的道理，數千人就這麼浩浩蕩蕩的踏進毒谷。

這一進去便是他們生命的盡頭，數千軍士就像扔進湖底的石子一般，驚起一陣波瀾，最終依舊是無聲無息。

這事轟動了整個大陸，顧謙與藥王谷也再次聲名大噪。

其中仍有不怕死的人企圖進入藥王谷，結果無一例外全都沒有再出現過，毒谷就像一朵美麗的食人花，只能遠觀，若是硬要湊近欣賞便會被它那血盆大口吞下。隨著一波又一波的人消失在毒谷之中，那些覬覦《藥王典》的人漸漸都淡了心思，而顧謙從那次之後有好長一段時日不敢進出藥王谷，而是用著那些年攢下的錢財置辦了藥田，打算將自己一身本領傳授給谷中之人。

可惜的是即便顧謙無私教授，有天賦者卻是少之又少，幾十年下來沒再出過一名出色的藥醫，就是顧家人也是如此，且一代不如一代，如今連最基本的草藥都認不全，只能與藥王谷其他人一樣以種植草藥為生。

顧家的人口很是單純，祖輩不說，顧謙這一代也就他與弟弟顧良二人。

顧謙僅有一子顧奇，天資聰穎，本來極有可能成為顧謙之後藥王谷的第一藥醫，可在一次與妻子相偕出門後便人間蒸發，直到數年之後遺骨被人送回，顧謙才知

顧奇遭遇到了和他當年相同之事，卻沒能幸運的回來，只留下一個女兒顧南弦。而與顧謙相比，他的弟弟顧良便算是子孫滿堂了，他育有一子二女，兩個女兒早早便嫁了人，也生活在藥王谷之中，兒子顧平成親後與妻子吳氏育有三子一女。唯一可惜的是顧良年少時在外沾染了賭癮，不僅將家產敗個精光，還因債主追討賭債一個不小心摔落田間死了，得年不到四十。

顧良死的時候顧平才娶妻不久，吳氏又懷了身孕，雖說債主不可能追進藥王谷要債，但他們總是要出谷換糧，藥王城雖大，但只要派人守著城門哪還愁要不到債，顧良就是這麼被逮著的。

父債子償，那些債顧平就是不想還也得還，可即便是傾家蕩產也還是湊不夠數，最後還是顧謙出了錢將弟弟那一屁股債給還清了。

債雖還了，顧平一家卻落到無家可歸的地步，顧謙不忍心見姪子一家連個遮風避雨的地方都沒有，不僅將人接回自己家中，還大方將自己的藥田無償給姪子一家種植，這些年來顧平一家可以說都是由顧謙在照顧。

顧平對這個伯父可以說是孝順有加，畢竟比起自己那不靠譜的父親，在他眼中伯父反而更像他爹，而吳氏雖有些小心思，但礙於顧謙的接濟倒也本分，一家子倒還算得上是和樂融融。

但好景不常，顧南弦父母意外離世讓年過半百的顧謙大受打擊，進而大病一場，這一病幾乎拖垮了他原本還算硬朗的身子，而整座藥王谷除了他之外，其餘人在醫術上不過就是會些皮毛，根本沒辦法治好顧謙的病。

眼看顧謙的身子一天比一天差，吳氏的心思漸漸顯露出來，不僅是吳氏，就連她生的幾個孩子也原形畢露，顧謙這才知道自己之前竟是如此眼瞎。

既然看出姪媳婦的不懷好意，顧謙自然不能放任不管，畢竟他還有個嫡親孫女，這是他唯一的血脈，也是他僅剩的親人。

然而最讓他嘆氣的也是這唯一的孫女。

因憐惜她小小年紀便沒有父母，顧謙對她很是縱容，完全將她當成公主一般養著、護著，加上吳氏的刻意溺愛，竟是讓原本乖巧可人的顧南弦長歪了性子。

等到顧謙察覺不對時顧南弦驕縱的脾性已然養成，加上她十歲那年臉上莫名生出一些暗瘡，讓原本白皙甜美的小臉變得紅腫可怖，那些暗瘡即便以他的醫術能夠消除，可過一段時日便又長了出來，完全無法根除。

滿臉的紅印膿瘡讓顧南弦更是自卑，愈是自卑她的個性就愈扭曲，如今已是十七歲，卻連個像樣的人家都不願上門說親。

顧謙為了這個孫女可以說是操碎了心，就連病重彌留之際都念念不忘孫女的親事，直囑咐顧平定要好好照料顧南弦，替她找一戶好人家嫁出去。

顧謙可是顧家的大家長，他一死顧平傷心不已，吳氏雖半滴眼淚也沒有，倒是從那日開始便遵守著顧謙的遺願，一直在替顧南弦物色夫婿，態度很是殷勤。

可事實證明吳氏壓根沒安好心，她用計讓顧南弦誤以為自己是嫁給藥王城蔡城主的長子，等顧南弦察覺不對時她已將婚書領回供到了祠堂，而顧南弦也成了一個癱子的妻子。

顧南弦與吳氏起了爭執，當時兩人在一處小山坡上，顧南弦氣不過欲要動手，吳氏可不乖乖被打，這一躲閃便閃出了事，顧南弦摔下山坡磕破了頭，算上今日已是她昏迷的第三日了。

顧平就是資質再平庸也學了一些皮毛，知道自己這姪女要是今日再不醒，恐怕就是凶多吉少了，這才會人還沒死，吳氏幾人便在床前吵了起來。

吵什麼？當然是吵著怎麼瓜分顧南弦手中最後的家產。

打從顧謙死後不久，吳氏便又是哄又是騙的將顧謙留給顧南弦的家產騙到了顧平名下，用的理由也簡單，說是怕顧南弦嫁人後被婆家騙了，倒不如放在顧平這兒替她保管，若是在婆家真過不下去，大不了歸家，有那些田產顧南弦也不怕餓死。當時顧南弦在吳氏刻意安排之下聽了不少女子嫁人後被婆家坑騙，最終一無所有歸家的例子，又不知吳氏的真面目，以為她真會遵守祖父的遺言好好照顧她，便相信了吳氏的鬼話，將自己的財產全給了顧平保管。

顧士弘聽二弟這麼說，立馬反擊。「你怕寒了娘的心那就拿去呀！我是長子，祖屋理所當然是我的，你若是嫌這裡不乾淨，大不了找張道士來淨一淨便是。」張道士是藥王谷裡唯一的道士，只要家裡有不乾淨的東西，眾人都會去找張道士來作法驅除那些鬼魅之物。

「誰說長子就得住祖屋？」顧士成最氣的就是這句話。「有好處的時候你就記得自己是長子，出事的時候便說咱們有三兄弟，不能什麼事都由你一個人擔著，既然如此祖屋怎麼就成你一個人的了？」兩兄弟就這麼你一言我一句的吵了起來。

顧平是個老實人，又受到顧謙照顧良多，在他心中顧南弦雖然驕縱，但也是他姪女，況且顧謙臨終前還特地囑咐他要好好照顧顧南弦，對於妻子霸佔姪女財產的事他壓根就不贊同，但他人微言輕，還是個妻管嚴，在家中吳氏說一他絕不會做二，因此就是不認同也只能默不吭聲。

如今姪女只剩一口氣，妻子還和兩個兒子吵著怎麼處理這間房子，顧平心中雖惱卻仍舊不敢吭聲。

但他不說話，不代表沒人肯說話。

顧家三郎顧士笙剛從城裡趕回來，一踏進門便聽見大哥與二哥的爭吵，當下便沉下了臉。「大哥、二哥，你們要吵便出去吵，別吵到南弦。」

要說顧平一家還有誰心疼顧南弦，那就只有顧士笙了。

兩人見三弟來了，雙眸倏地一亮，齊聲對吳氏道：「娘，三弟一向和那死丫頭交好，要不這間房子就給他好了。」

這麼一來便少一個人與他們爭家產了。

顧士笙來之前並不知兩人在吵什麼，光聽這句話俊秀的臉龐便滿是怒氣，沉聲罵道：「你們要不要臉？南弦就剩這間屋子和門前那塊藥田了還想搶，你們還是人嗎？」

兄弟倆一聽也火了。

「什麼叫搶？那是死丫頭自己心甘情願拿出來的。顧士笙，別以為讀過幾年書就

自命清高了，難道那房子你沒住？換來的米糧你沒吃？」顧士弘不滿的道。

顧家幾個兄弟姊妹裡，要說他最討厭誰，那還不是處處與他爭搶的顧士成，而是眼前的三弟顧士笙。

顧士成難得與大哥站在同一陣線，酸溜溜的說：「大哥說的對！士笙，爹娘住的房間都沒你大，留給你的吃食也最好，能用上那些矜貴的筆墨硯台，家裡的活兒還都不必幹，要論誰花費最多那肯定就是你，你有什麼資格罵我們？」

顧士笙被兩人這麼一對，俊臉更冷。「我從未說過我不願幹活，我也可以不花家裡一分錢，就是我現在花了，以後也定會一分不少的還給南弦。」

顧家三兄弟裡最是聰明的便是顧士笙了，從小便被白鹿書院的先生斷言，以他的聰慧考中進士入朝廷當官肯定沒問題。

吳氏會帶三個兒子去白鹿書院讀書，原本是貪圖若符合資格，不僅能免去束脩還包餐的優待，哪裡知道小兒子這般爭氣，不過擺弄幾個孔明鎖便被斷言前途無量，當下心花怒放，兒子若是能當官，以後還能不替她爭個誥命？

從那日開始吳氏便投入了大量的心思栽培顧士笙，偏偏顧士笙根本不想當什麼朝廷命官，比起當官他更想與顧謙學習當一名藥醫。

吳氏當然不肯答應，這些年死死壓著他學習，半點草藥都不讓他碰，就是顧謙曾向她說過顧士笙在這方面天賦極佳，若有他教導很有可能勝過他，她仍是不讓。當藥醫能夠賺大把銀子又如何，顧謙被人逼得後半輩子只能窩在藥王谷不敢踏出半步，就是出谷也要易容，兒子顧奇更是直接死在外頭，連屍骨都是託人送回，賺了錢也沒命花，除非能成為更偉大的存在，也就是這藥王谷曾經的傳奇——藥王，才能得到大陸諸國的忌憚與崇拜。

問題是藥王谷的人才一代不如一代，再者要成為藥王還得有兩樣寶物，其中之一便是顧家的《藥王典》，而另一樣早在千年前便已隨著上一代藥王消失不見。

對吳氏而言，顧士笙既然是讀書的料子，自然還是當官好，到時有權有錢，將他們接出藥王谷過好日子豈不是更好？

正因如此，除了筆桿子，家裡的活計吳氏是半點兒也不讓顧士笙碰，就是有什麼營養的東西也是第一個給顧士笙，長年下來也不怪顧家兩兄弟記恨了。

一開始兩兄弟爭吵吳氏是勸也不勸，權當沒聽見，可一扯到她的寶貝小兒子，她可就不能當沒聽見了。

「吵什麼吵？你弟弟以後可是要當朝廷命官的人，待他發達還會少了你們的好處？通通給我閉上嘴！」吳氏雙手叉腰罵著。

兩兄弟怨毒地瞥了顧士笙一眼，倒是沒再多說一句話。

場面一度安靜，顧士笙這才得以上前去看顧南弦，然而他才剛走一步，那躺在床上整整三日都沒動靜的人兒突然發出一聲囁語。

「爺爺……你別走……」

「南弦？妳終於醒了？」顧士笙驚喜的上前，發現本來渾身發燙、整個人像顆火球般的顧南弦不知何時恢復了正常，此時正睜著一雙圓眸，迷茫地看著上方。

相較於顧士笙的驚喜，吳氏母子的臉色便十分不好看了。

他們可是等著顧南弦斷氣呢，就算她如今只剩一間房子和藥田那也是肉，再說了，她要是死了也不會為了那癱子的事吵，更不會要他們將那些過給顧平的家產還給她。

「你……是誰？」她的視線慢慢聚焦，看向眼前俊秀的男子。

顧士笙聽見這話有些傻了。「南弦，妳這是怎麼了？我是三哥呀！」

三哥……顧南弦虛軟無力地再次看向眼前的男子，記憶條地如潮水般湧入她險些燒壞的腦子之中。

是了，她已不是那一抹飄蕩在現世的孤魂野鬼，也不是那沒有記憶只有一個「凜月」代號的殺手，她回來了，回到屬於她的地方了。

想到方才爺爺的那番話，她雙眸發紅，至今仍覺得有些不可思議，她一直以為自己是個孤兒，怎麼也沒想到那樣離奇的事竟會發生在她的身上。

她腦中的記憶一會兒是她當殺手時的畫面，一會兒又是她生活在藥王谷的畫面，雖說仍不明白這樣的事情怎麼會發生在她身上，可她很慶幸自己回來了。

她在六歲那年被人販子打傷腦袋昏了過去，再次醒來時便什麼也不記得了，不僅如此，她的魂魄甚至飄至了千年後，去了一個她從未去過的地方，成為育幼院的孤兒，若不是那顆飛彈，或許她一輩子也回不來，如今她不但回來了，還平白無故多了一樣寶物……

想到那寶物，她下意識摸向自己的額心，那灼燙的感覺已然消失，此時她的額心只剩下一片冰涼。

顧士笙見她摸著自己的額心，又是一愣。「南弦，妳的額心怎麼多了一抹花鈿？」

妹妹的臉上雖多是紅腫爛瘡，連塊白皙的地方都看不到，但那抹花鈿卻是十分顯眼，圖案很是好看，仔細一瞧似乎有些像是火焰。

顧南弦壓根兒就不知自己的額心多了什麼，她此時思緒亂得很，因為她不只記起了自己六歲前的記憶，甚至連之後的記憶也都記得，只不過那與她交換了身體的少女性格實在讓她有些無語。

看著眼前神色各異的幾人，她抿了抿唇，最終吐出一句話。「你們是誰？」

就算記得眼前的人她也不敢承認，實在是之前她的人設太過崩壞，讓她演都演不出來，不如裝失憶。

這話一出，眾人皆是一愣，尤其是吳氏，一掃方才的陰鬱，笑得像是一朵花似的，旋即又察覺自己表情不對，忙一臉憂心的上前道：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！南弦呀，妳不認得孀娘了嗎？」

看著眼前惺惺作態的婦人，顧南弦微斂下雙眸，怎麼可能不認得，她會落到這下場，可不就是拜眼前的婦人所賜。

不過要不是因為吳氏，她也不會「醒來」回到這個屬於她的朝代，這一想還真說不好吳氏是害她還是救她。

那如羽扇一般纖長濃密的黑睫顫了顫，她恰到好處地露出迷茫。「妳說妳是我的孀娘？可我怎麼什麼都不記得了？」

吳氏聞言大喜，這丫頭要是什麼都不記得那可真是太好了！

雖然心裡樂開了花兒，吳氏還不忘作戲。「這、這是怎麼回事？快，趕緊讓妳叔父給妳瞧一瞧，看是不是這幾日發高熱把腦子給燒病了！」

那擔憂的神情、關心的語氣，若是不明白的人還真以為她有多心疼這個姪女。

「叔父給妳看看。」顧平早就想上前看看姪女，卻礙於妻子而不敢，如今得到允許忙上前給她診脈，可惜他醫術平平，只能看出她有些體虛，他不禁尷尬地道：

「要不，還是讓人去請村長來一趟給南弦看看？」

吳氏一聽，臉條地拉得老長。

顧謙人好，以往谷裡有人來找他看病他從不收錢，但這麼好的賺錢管道吳氏怎麼可能放過，時常背著顧謙偷偷收診費。如今顧謙死了，換她要去請人來診病，不僅丟臉，說不定還得將之前收的銀子給吐回去。

她可沒忘記八年前村長的妻子患了急症來求醫，她獅子大開口要了三兩銀子，這些錢夠他們一家子吃上一個多月了，現在要她為了顧南弦吐回去，她說什麼也不幹！

狠狠瞪了顧平一眼，她才柔聲問向顧南弦。「南弦啊，除了想不起事之外，妳可還有哪裡不舒服？」

比起方才的渾身滾燙，此時的顧南弦可以說是舒服多了，除了有些虛軟外倒是沒什麼不舒服，於是搖了搖頭。

見她搖頭，吳氏這才又露出笑臉。「沒不舒服就好，孀娘之前聽妳祖父說過，人要是傷到了頭或是發熱過久腦子都會有些迷糊，不過這都是暫時的，妳記不得事不打緊，孀子給妳講講，說不準過幾天妳就記起來了。」

口中這麼說著，吳氏卻是一點也不希望她記起來，若是記起了事又要與她鬧，她倒是不怕，但谷中那些三姑六婆的閒話卻是煩人，況且她家土笙未來可是要當大官的人，要是壞了名聲可怎麼辦？

她隨意胡謔瞎掰，譬如告訴顧南弦他們家是除了顧謙以外最疼她的人，還說顧謙留給她的家產都是她心甘情願交給他們夫妻，說是要孝敬他們，而不是之前那套暫時替她保管的說詞。

吳氏說得天花亂墜，完全沒發覺自家小兒子那羞愧的臉色。

顧土笙只差沒挖個洞將自己給埋進去，他很想告訴顧南弦真相，說他母親的話有一大半都是假的，但他沒那個臉。

他知道母親貪財，也知道她這麼做無非是為了他們這些孩子，尤其是他，即便他一點也不想照著吳氏的安排當什麼大官，卻無法否定吳氏對他的厚愛與栽培，就算他知道她的厚愛還另有一層用意，可她畢竟是他的母親。

這些事他實在沒有臉向顧南弦說，只能憋紅了臉，恨不得捂住自己的雙耳，不去聽母親撒下的彌天大謊。

相較於顧土笙的羞愧，早已對一切了然於心的顧南弦倒是很淡定。

對於顧平一家，除了顧土笙之外她是半個人都不在乎，至於爺爺留給她的錢財，她要留要給全憑她作主，而不是讓人用偷蒙拐騙的方式奪了去，她不會就這樣便宜吳氏母子，只不過這一切還得待她身子好一些再說。

顧士笙最終還是在母親把話題轉到那本《藥王典》身上之前開口制止。「娘，南弦才剛醒，又好幾日沒吃東西，肯定餓得很，妳有話改日再說，先回去熬些清粥過來吧。」

吳氏被人打斷話有些不高興，偏這人是她寄予厚望的小兒子，她只能撇撇嘴，暗暗告訴自己來日方長，總有一日能拿到那本《藥王典》，這才轉身離開。

見母親離去，顧士笙總算鬆了口氣，又轉頭對著顧平幾人道：「爹、大哥、二哥，天色也晚了，南弦剛醒還很虛弱，就不要吵她了，這兒有我看著就行了，你們先回去吧。」

顧平點頭。「三郎說的對，大郎、二郎，咱們先回去吧。」

他倒是想關心關心姪女，卻覺得沒那個臉，畢竟妻子欺壓顧南弦時他只敢待在一旁，連屁都不敢放一聲。

顧士弘兄弟對自家三弟那指使的口氣很不滿，但兩人也確實不想再待在這裡，冷哼了聲便隨著顧平一塊離開了。

直到房裡剩下兄妹二人，顧士笙這才有些愧疚地看向顧南弦。「南弦，對不起。」

顧南弦眨了眨雙眸，佯裝不解的問：「三哥為何向我道歉？」

這話讓顧士笙一窒，顧南弦失憶了，自然也忘了他們一家曾對她做的事。

他張了張口，最終還是沒對她說出實情，而是苦笑著道：「三哥只是覺得自己沒能好好照顧妳，才會讓妳遭罪。」

顧南弦笑了笑，順著吳氏給她的劇本走。「這怎麼能怪三哥，是我自己貪玩才會摔下山坡，除了忘記一些事外不都還好好的？」

見她信了母親的謊言，顧士笙臉上的愧疚更深。「不管怎麼說，三哥就是覺得對不起妳……」

顧南弦看著眼前的兄長，腦中湧起一幕幕畫面。

其實那與她換了身體的顧南弦對這個三哥並沒有多少尊重，明明自己才是祖父的孫女，憑什麼家中有什麼好的頭一份兒都給了顧士笙？

任性的顧南弦對此很是不忿，就算顧士笙對她極好，她也覺得那不過是在討好她，好從祖父身上撈得好處。

可事實上比起懦弱無用的顧平、虛情假意的吳氏以及顧士弘等人，顧士笙對她要好上數倍，他對顧南弦的關心與愛護全是真情真意，只是那個顧南弦就是個宇宙無敵大傻子，錯將壞人當好人。

既然她回來了，當然不可能再用之前的態度對待顧士笙，於是她展開笑顏細聲細氣道：「若是三哥真覺得對不起我，那以後便對我再好一點不就得了？」

顧士笙聞言忙頷首。「這是自然，妳是我妹妹，我不對妳好要對誰好？」

他是真心將顧南弦當妹妹疼愛，就是親妹顧南珠他都沒這麼疼。

眾人只看見顧南弦驕縱的一面，卻忽略她也是個小姑娘，沒有父母的庇護與疼愛，就只剩下祖父與他們這些家人了，偏偏他的家人一個個各懷心思，根本不是真心對待她，尤其其他的母親更是要為顧南弦的驕縱任性負一半的責任。

幼時的顧南弦可不是現在這個樣子。

顧家人的基因都不差，可以說是男的俊女的美，顧南弦小時候更是長得像年畫娃娃一般粉妝玉琢、玉雪可愛，笑起來就像能治癒人心一般。

他永遠忘不了在母親拒絕讓他學藥學醫，堅持將他送到城裡的書院學習時他有多忿恨、哭得有多慘。

他是真心不願去書院，兄長們卻覺得他惺惺作態，能不做工去上學還在那兒耍脾氣，唯一的妹妹當時還不懂事，卻也跟著兩個哥哥一個鼻孔出氣，對著他一陣罵，唯有顧南弦什麼也沒問，就這麼睜著大眼睛陪著他坐了一個下午。

後來他哭累了，索性也不哭了，就與顧南弦大眼瞪小眼的僵坐在一塊，最後還是小小的顧南弦率先開口道：「三哥哥，你要是不喜歡讀書，咱們就不讀了唄！孀娘不讓你學藥，那你偷偷來學不就好了？弦兒會幫你與爺爺說，讓他別告訴孀娘。」後來顧南弦也真的做到了，說服顧謙偷偷教他，只不過顧南弦六歲那年遭遇一場意外，醒來後什麼都記不得對他也不像以前那麼親了，加上後來她被吳氏給寵壞，對他也像大哥他們一般說話酸溜溜的。

可儘管如此，他仍然沒忘記當年那個陪在他身旁的小小女孩兒，所以他說什麼都得護著她。

顧南弦失憶對顧士笙來說不是件壞事，畢竟他們兄妹倆已經有好些年沒能這麼心平氣和的說話，雖然知道不應該，但他難得與母親想法一致，對她失憶一事感到慶幸。

因為他能感覺到，當年那個貼心乖巧的妹妹又回來了。

得到他的承諾，顧南弦笑著道：「我也會對三哥好的。」

真心對她之人，她從不辜負。

兄妹倆相視而笑。

這時吳氏提著食盒回來了。「來來來，孀娘給你熬了碗粥，趕緊趁熱喝了。」

顧士笙看著食盒裡冒著熱氣的清粥，清俊的眸子閃了閃，將粥接了過來。「娘，我來餵南弦就好。」

「這怎麼成？」吳氏攬著腰瞪大眼。「你這雙手可不是侍候人的手，讓娘來餵就行了。」

就顧南弦這野丫頭還想讓她將來要當大官的兒子侍候？門都沒有！

顧士笙卻是不讓。「娘，我的書包有些破了，要是沒注意說不定書本都掉出來了，妳要是有空能否先替我補一補？」

吳氏一聽哪裡還惦記著顧南弦，立馬道：「這可是頭等大事，娘這就回去替你補。這粥你也別餵了，我看南弦能坐起身，自己喝粥應該不成問題，你看著就行了，省得粥燙傷了你的手，知道不？」

顧南弦額角微抽，敢情她一個病號還比不過她三哥一雙纖纖玉手？

「知道了。」顧士笙順從的應下。

吳氏這才滿意的離開。

見吳氏離開，顧南弦捂著空虛的肚腹便要端過清粥喝，卻被顧士笙給攔了。

「南弦，三哥瞧這碗粥的米心有些黑，恐怕是發霉了，妳現在身子有些虛，還是

不喝的好，妳先忍一忍，等會兒三哥再替妳煮一碗可好？」

沒人知道他卻是清楚的，母親單獨替顧南弦煮的東西可是內藏玄機。

這話讓顧南弦眉心微微擰起，就是顧士笙掩飾得再好，她還是從他的情緒中感覺到一絲憤怒。

就因為吳氏給她煮了一碗發霉的粥而生氣？可她方才看了，那粥雖是糙米熬的，卻也不似他所說的米心發黑……既然如此那就是粥有問題了？

顧家人都以為顧士笙不懂藥，唯有她知道她這個三哥這些年來從未有一天間斷學習，每日都會抽出時間去找祖父學藥，顧平就不用提了，就是如今藥王谷中醫術最高明的村長恐怕都沒顧士笙厲害。

顧士笙會有這反應，說明吳氏端給她的粥肯定是加了東西，難道……吳氏想要害她的命？

這念頭才起便被她否定了，吳氏雖貪財，卻還沒膽大到謀財害命的地步，再說她如今被騙得只剩下一間破屋與薄田了，還有什麼值得吳氏害命的？

她摸了摸自己幾乎破相的臉蛋，有了猜測，不過她卻沒說破，自己才剛回來不久，很多事還得慢慢來，急不得。

「好。」她乖巧點頭。

顧士笙見她沒多問，鬆了口氣，這才伸手替她把脈，確定她身子無大礙，就是不知為何忘了事後才又道：「那三哥等等再回來，妳先歇一會兒。」

顧南弦再次應好，待他出了屋後她才得空好好看看這個將來要住上一陣子的屋子，這一看只有一個字能形容，那就是——破！

破舊的屋梁脆弱的彷彿大風一刮就會斷裂，混著茅草的土牆東落一塊、西剝一角，斑駁不堪，她甚至能看到屋頂有好幾處破洞，好在屋內的傢俱還算齊全，雖然有些老舊，不過還算堪用。

她眼眸不過轉了一圈，一個房間便全數入了眼，大是大卻空蕩得可憐。

既然是往後要生活的地方，她自然得好好勘查勘查，於是起身下榻，打算將這屋子繞一繞。

這朝代沒有光害，外頭有月光的照耀，反而比屋內還要明亮，然而她才剛踏出房便見天上的月光悄然地藏進了烏雲裡，淅瀝瀝的小雨從天空中落下，滴在她的鼻尖。

這雨來得又快又急，沒一會兒便成了嘩啦啦的傾盆大雨，遠方甚至還有亮光閃過，看樣子是打了春雷。

她沿著那壓根避不了什麼雨的屋簷慢慢地逛著，這一逛她才知自己這屋子雖不算小，卻也不算大，最重要的是裡裡外外都是一個樣兒，破舊得很。

若是以現代的說法，這樣的格局便是標準的三房一室一廚，屋旁還有個柴房以及茅房。

不過眨眼的時間，她便巡視完她的財產，因這場突如其來的傾盆大雨，屋內響起了水滴的聲音，她眯起雙眸準確找到屋裡幾個接著雨水的木盆，這一算居然有八個漏水之處。

這「驚喜」讓顧南弦額角一抽，好在她心理素質強大，默默地關上房門後來到了灶房。

灶房比起其他地方都要來得凌亂，一旁擺放著幾根燒了一半的柴禾，灶台上什麼都沒有，就只有一個小油罐和少得可憐的鹽巴以及幾把早已枯死的野菜，米缸裡倒是還有三分之一的米糧，就是那米的品質極差，就像方才顧士笙所說的，發霉了。

看來她之前的日子似乎挺淒慘的，不過這也在意料之中，畢竟吳氏籌劃這麼多年，不狠狠剝她一層皮怎麼可能會善罷甘休，會留一個能遮風避雨的地方給她，已經可以說是出乎她意料了。

這個家雖說有些糟糕，但日子是人在過，再糟糕的環境她都生活過，這條件對她而言算得上好的了。

大致上逛過一圈後，顧南弦便打算要回房去，可就在她要轉身的時候，突地聽見雨聲中摻雜著一聲細微的咳嗽聲。

那聲音很小像貓兒似的，卻能聽出是個男子的聲音，聽見這聲音，顧南弦這才恍然記起自己忘了什麼。

她護著油燈，小跑步來到位於屋子西側的柴房，一靠近她便嗅到一股濃重的霉味與臭味，讓她柳眉微微一擰，打開那幾乎稱不上是門的柵欄。